

1937年抗战初期,茅盾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上海沦陷后,大批文人、商人和学者纷纷涌入香港。1941年,茅盾也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来到香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日军攻占香港。香港沦陷后,日本人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及文化精英,茅盾、夏衍、邹韬奋等人处境危急。1942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在中共广东地方组织、香港中共地下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的周密部署下,茅盾夫妇与邹韬奋、叶以群、戈宝权等800多

最伟大的抢救——从茅盾《脱险杂记》回顾文化人士的“香港大撤离”

本报记者 屈 茵

日本侵占香港后,香港秩序混乱,日军为了解决战后缺粮问题,准备疏散大批难民到内地去。共产党营救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时机来了。

1942年1月9日,茅盾夫妇与叶以群、戈宝权、高汾等人准备动身离开香港。当天,他们先被带到了皇后大道东的临时集中点,装扮成疏散的难民模样,通过了日军的检查站。黄昏时,拐到铜锣湾糖街。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上了避风塘中一条大船,这就是早已租用的“海上交通站”。船上已有另外的交通员送来的邹韬奋、胡绳夫妇、廖沫沙等人。茅盾在《脱险杂记》中写到了当时的情景:

现在已经暮色苍茫,再过一会就是戒严的时间到了,路上要禁止通行,我们不能不赶紧走。可是我们走不快。肩头的小包袱渐见沉重,而路又不好走。大概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的“向导”自过关后便不走大路而在一些小巷子中穿进穿出;其实这些还不能说是小巷子,这只是两座大房子中间留出的夹缝,又仄又黑又布满了各种各样垃圾。在这些垃圾中间,我两次看见了婴儿的尸体,其中一个大约不满半岁,仰天躺着,上身赤裸,五官端正,肤色未变,看来死了不久。我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就在这当儿,险些一脚踹在另一个婴儿尸体的腿上,这一个,上身好像已经被野狗咬过。一整天来,我第一次心平起来。

终于我们走下崎岖不平的埠头。船就在前面。这里,大小船只极多,密密层层,挤得紧紧的。现在天色当真黑了,丈外不辨皂白。一条大船上有人出

来接应了,代我们拿着小包袱。走上一条跳板的时候,听得那边又一条大船上有人连声唤着“电筒,电筒;小心呀,扶一把。”这声音很熟。这是R君(连贯,香港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编者注)。

通过一条大船,到了又一条大船上,我突然怔住了。这哪里像逃难,这简直像开会;许多熟面孔都在这里了,闹哄哄地交换谈着十八天香港战争中各人的经历。

翌日凌晨3时,海面上大雾笼罩,伸手不见五指。趁日军巡逻快艇停止活动的时机,这批人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悄悄爬进了3只小艇。待铜锣湾出口处的日军换岗的机会,3只小艇飞快地冲向海峡,划向九龙。天刚拂晓,小艇到了九龙的红磡。他们迅速上岸,穿过九龙市区,到达旺角通菜街的联络地点。在这里,早在等待的李健行接待了他们,将茅盾、邹韬奋等人安排在油麻地佐敦,在他家里暂憩。

11日清晨,邹韬奋、茅盾等10余人,在交通员的带领下,通过了日军制定的难民向内地疏散的路线青山道。上午10点,到达了荃湾山脚下的临时接待站。吃过午饭,他们脱离了向西疏散的难民群,向北走小路进入山区。第二天,他们继续上路,到达元朗。接着便是渡过深圳河。茅盾在《脱险杂记》中有这样的描述:

三十多分钟以后,三条木船都靠了岸;这是宝安县属,是沦陷区。此地一望平坦,全是稻田,远处青山,像一座屏风;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岸上有三个日本兵,他们是来检查我们的护照(元朗伪组织所发的),并点

名被日军搜捕的进步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静悄悄地从日军封锁下的香港神秘“失踪”,数月后安全抵达抗日后方和根据地。在此过程中,无一人受伤,无一人被捕。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不朽的长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文献展”于近期结束,其中就展出了茅盾先生著的《脱险杂记》手稿,该稿1948年9月追记于香港,1949年8月在北平修改。《脱险杂记》生动翔实地记述了此次撤离经过。

验人数。大家以为不免要把行李打开让他们看一看,哪里知道竟也不必。日本兵一面唱歌,一面挥手,似乎不很烦琐。过了这“鬼门关”的人们都跑得很快。现在当然不是整齐的队形了,三三两两,颇为凌乱。13日,邹韬奋、茅盾等一行终于踏上了进入游击区的最后数里路程。他们迅速通过一条日军封锁线——宝(安)深(圳)公路,爬上了梅林坳。梅林坳是宝安游击区南部的屏障,北面山下就是游击队临时指挥所驻地白石龙。在这里,他们见了东江游击队的领导人曾生、尹林平、王作尧等。最早离开宝安游击区的是茅盾夫妇、胡仲持、叶以群和廖沫沙,他们在游击队武装护送下向惠州转移。2月3日、6日,日军再次占领传罗、惠州,茅盾等人只好留在这里隐蔽起来。这时,由陆路东线转移的张友渔、沈志远、戈宝权、韩幽桐、胡风等也到达这里。他们在这里滞留了约一个星期。日军在传罗、惠州抢掠后退走了,这批人士才在惠阳大队短枪队的护送下,到达惠阳县淡水附近的茶园。

2月13日,茅盾等20余人在中共惠州区委书记蓝造的带领下起程。夜里,在经过一座小石桥时,茅盾夫人不慎掉到了河里,幸好桥不高,河里只有水草和烂泥,没有跌伤,只滚了一身泥巴。一场虚惊之后,继续赶路,至下半夜1点多到达惠阳。

这样摸黑走着走着,忽然听得脑后扑通一声,我出惊地立刻站住,叫道:“谁跌一跤了!”但同时意识到,这一定是让(茅盾妻子孔德祉。——编者注),而且我正走在桥上,于是又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掉下河里去了!”因为听说是河罢,走在后面的C他们也吃惊了,亮了电筒。我看见我果然站在几条石板搭成的桥上,而从桥上向下看,深深地竟不见底,这可把我骇呆了。这时,C他们赶上了。两个兵也来了。用电筒再照,桥下深有二丈。大家都觉得事情糟了。可是,桥下却传来了让的声音:“还没有死呢!可是怎样上来呀?”

这真是奇迹。亮起电筒再照,看见了,让站在桥下靠近那两丈许陡峭的河岸。我又喜又惊,着急问:

“受伤没有?”

“没有,没有。赶快设法拉我上来呀!”

两个“保镖”的官兵都沿着一个斜坡下去,终于把让接上来了。她全身的衣服都已湿透,可又没有替换;她脱下了外面的大衣,将内部的衣服拧几把,听那波啦啦的水声,宛如倒了一脸盆。我怕她受寒,脱下我的棉袄给她,可是她不要,反倒催我们快走。

“快走罢!”她勇敢地说,“走走就不冷了!”

2月17日,这批文化人士在地下党的护送下,乘船从惠阳到了老隆,由连贯负责将他们转送韶关。然后,转移到桂林和重庆。

从香港沦陷后展开的大规模秘密营救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活动至9月下旬,经历了9个月后圆满结束。被营救者和家属回到大后方的共计800余人。这场闻名中外的秘密大营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0月16日,深秋的山西阳泉已经能感受到微微寒意,但在城区义井街道义井社区,琳琅满目的书店内,有不少居民正在写字、画画、看书;书画室外面的健身房,稚气孩童、鹤发老人和着节拍快乐地起舞;再往里的棋牌室,车马厮杀,好不热闹。如今在阳泉,像义井社区这样便民、惠民,保障群众最基本文化需求的社区活动室成了居民休闲的好去处。公共文化服务扎根沃土,让城乡百姓的生活越发滋润起来。

“总投资1.2亿元的市文化中心,以其现代化的设施和服务功能,成为阳泉市公共文化的标杆;盂县文化中心主体封顶,城区创建美术馆、矿区基层文化园区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通过验收;乡镇综合文化站、农村文化室、社区文化中心和‘农家书屋’实现全覆盖;为32个乡镇、12个街道、7个社区电子阅览室配备电脑;为12个街道、56个社区配送图书、书架设备。”谈起阳泉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阳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高士萍如数家珍。

2014年,阳泉市政府下发的《阳泉市五个全覆盖农村文化场所后期管理运行办法》的通知,为乡镇农村文化设施实现持续、有效运行,提供了政策保障。在加强基础建设的同时,阳泉市着力在丰富和强化文化场馆功能上下功夫。其中,阳泉市图书馆实行无假日开馆,推出了“桃河讲堂”“学子论坛”等面向广大读者的服务项目;阳泉市群艺馆精心打造的“群众大讲堂”“群众大舞台”“群众大展厅”,获评山西省文化厅群众文化培训品牌……

这几年,阳泉城区北大街社区的邓花花多了一个新身份:文化志愿者。10月17日上午,区文化馆指导文化爱好者练习声乐、舞蹈的课程刚一结束,邓大姐又马不停蹄地为“激情广场大家唱”担任伴奏,参

与区里组织的群文培训,忙得不亦乐乎。近几年,阳泉市招募了几十名文化志愿者,和邓花花一样,他们都活跃在最基层。

除了组织文化志愿者活动,阳泉市还实施了“文化服务到基层”培训工程,组织专业群文工作者赴各县区、街道、乡镇,对500余名基层文化员和文艺骨干开展培训,并因地制宜确定培训项目,同基层文化需求对接。此外,全市还有300支民间文艺队伍,常年坚持参加文艺活动的市民、村民有10多万。

在强化公益性文化单位骨干作用的同时,阳泉市还积极调动社会文化资源参与公益文化的积极性。今年夏天,阳泉市豫剧团通过企业赞助,在三区两县举办豫剧专场消夏晚会30余场。按照“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买服务”的原则,阳泉新兴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每年为农村放映数字电影1.1万余场,实现了“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目标。

此外,红红火火的送文化活动也让基层百姓感受到文化服务的热度。近年来,阳泉市“送文化下乡”“送欢乐下基层”和偏远贫困村“一年一场戏”活动实现常态化、制度化,为基层提供了高品质的文化福利。

阳泉市的很多农村地区地理位置偏远且较为贫困,日常生活中村民们的娱乐活动少之又少。对此,去年阳泉市开展了贫困山区“一年一场戏”文化惠民活动,为全市300个贫困村送去了精彩演出。今年,阳泉市晋剧院、阳泉市豫剧团、阳泉市歌舞团自8月开始就奔赴3个农业县区的18个乡镇130个贫困村,为村民们送去艺术性、娱乐性、参与性并重的文艺节目,不仅让长期以来看不上戏的农民朋友看上了好戏,同时也让文艺工作者的表演更接地气,补了精神之“钙”,提高了演艺水平。

重庆市黔江区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亮点纷呈

侯文斌 何 政 李诗素



中国武陵山民族文化节成功举办



民歌《怕个么子》参加广西刘三姐杯全国民歌邀请赛

位4处、区级文保单位55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个、国家级特色村寨1个、中国传统村落4个、市级特色文化之乡3个;古籍3964册,其中一种被列入国家级珍贵古籍名录,22种馆藏古籍被列入重庆市珍贵古籍名录。

近年来,黔江区文化委提出贯彻民族特色文化建设的“一歌一舞一剧一项目一团队一体系”发展思路,着力提升黔江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溪号子”等4个节目亮相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栏目;舞蹈《母亲的火塘》参加了第十六届群星奖决赛;以土家族、苗族文化为元素的大型民族歌舞诗《云上太阳》,赴巴西参加“中国文化月”活动,在巴西9个城市演出17场,实现了黔江民族文化从区到市、走出国门的三级跨越。充分展示黔江风土人情和弘扬传承黔江优秀民族文化的38集电视连续剧《侯天明的梦》,在黔江小南海板夹溪十三寨、阿蓬江等地完成拍摄制作,于今年5月在央视8套黄金时段首播,10月重播,目前正在腾讯、搜狐、爱奇艺、乐视等网络平台播出。

据黔江区文化委主任翁天均介绍,黔江是巴楚文化、土家、苗、汉族文化互补交融的集聚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灿烂的民族文化。自2005年重庆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基本方针。黔江区组织文化馆专职人员深入乡村,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名录及传承人体系建立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目前,全区有区级以上非遗项目210项,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项;不可移动文物374处,市级文保单

态文化的保护与发展。2000年,根据文化部、国家民委提出建立“渝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和“重庆市黔江小南海土家族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创意,累计投资4000多万元,于2009年建成以武陵山民俗生态展示中心和13个集中成片的原生态土家村寨为重点的“重庆市黔江小南海土家族文化生态博物馆”。

黔江小南海土家族文化生态博物馆,集文化展示、旅游休闲、情景体验为一体,集中保存了土家族风土人情、民俗民物,成为中国第一座土家族文化生态博物馆。

近年来,黔江区积极利用该馆和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濯水镇这两个平台,推进民族生态文化建设与旅游事业融合发展,已初步形成“观赢海美景,赏土家风情;听阿蓬水声,游濯水古镇;品黔江美食,鉴后河古戏”的文化生态建设与旅游发展相结合的基本格局。

2014年8月,渝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被文化部正式批准为“武陵山(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黔江区借此契机,成立了以区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区发改委、财政局、规划局、文化委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将渝东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列入黔江区“十三五”和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拟定规划编制协议和大纲,明确以项目建设为抓

手,推动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建立南溪号子传承培训表演基地、小南海民族风情区、濯水古镇民族文化展示一条街等20余项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建设项目库。

同时,区财政配套渝东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编制专项经费30万元,把渝东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列入2015年财政预算。组织专职队伍,再次开展非遗项目普查工作,全面整理全区现有非遗项目,着手启动非遗项目数字化建设。

重传承 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黔江区始终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作为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123”模式,即为每一个传承项目出台一套政策,建立“动态保护”和“静态保护”两个保护模式,打造传承基地、传承舞台、传承人三个传承体系。目前,该模式运行成效明显。

生态传承后继有人。黔江区拟定了市级非遗项目生态传承基本方案,各乡镇也结合实际,制定了非遗项目保护规划。马喇镇编印了《马喇号子》教材;濯水镇制定了师徒传承实施方案,选定了一批热爱后河戏的年轻人学习后河戏;阿蓬江镇实施了非遗文化传承进校

园方案。

基地传承亮点纷呈。黔江区在新华中学、民族中学、职教中心、阿蓬江中学、中塘中心校等建立8个传承基地,将8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别落实传承。各传承基地结合实际,扎实开展开展传承教学。新华中学利用音乐课和晚自习前的时间教学生唱“后坝山歌”,并编排歌舞表演节目;民族中学把“马喇号子”编进教材,并纳入音乐课;职教中心利用“三下乡”向群众演唱南溪号子;阿蓬江中学有100余名学生组成的号子演奏队;中塘小学把向氏武术当作学生的课间操等。

舞台传承效果明显。经过包装打造的南溪号子代表重庆市参加长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南溪号子、铜铃舞参加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栏目表演获好评;民间艺人用萧薰编排的《白虎神鞭赶太阳》,参加第十一届少数民族运动会表演并获二等奖。

广场传承带动广泛。凡城区的各大小广场以及乡镇广场,都能看到大人小孩在跳摆手舞、秧歌舞等舞蹈,教他们的老师均是各乡镇、街道和社区的文艺骨干。通过广场舞的传承培训,目前全区乡镇、街道和城区已组建了38支传承队伍,队员有4000余人。

目前,文化生态的“静态保护”的常规工作由文化馆具体来抓,负责收集

非遗资料,整理成册,刻录音频资料,保存原生态的特色文化。区财政每年安排专门经费,使非遗工作做到有机构、有人员、有经费。“动态保护”主要由重庆市民族歌舞团、非遗项目传承人、传承基地、学徒等来实施,在基地开展传承教学,在舞台展演、升华,动、静结合,达到有效传承保护的目的。

重保护 文化生态再上台阶

翁天均说,从2010年开始,黔江区设立每年200万元专项资金和总额为1000万元的宣传文化基金,用于资助文艺精品创作和出版、民族文化品牌培育、非遗作品提升、宣传文化人才培养、文化产业引导、高雅艺术推介等文化发展项目,以及落实文化产业发展统计、规划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助力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验区建设再上一个台阶。

从2004年以来,黔江区成功承办了首届、第二届和第四届中国武陵山民族文化节;成功举办的每两年一届的乡村文化节,已成为该区品牌群众文化活动的,全区30个乡镇、街道办事处的代表队1000余人参赛。开展特色文化之乡、民间工艺大师评选,共评选出“特色文化之乡”14个,“民间艺术大师”37名,民歌大赛歌手2名,歌师傅12名。每年举办特色文化乡镇文艺节目调演、特色文艺节目巡演、民间文艺展,开展特色文艺节目调演9场以上,在各个乡镇开展非遗精品文艺节目巡演60多场。

通过搭建这些平台,黔江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得到提炼,品牌得到提升,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激发了民间艺人的保护传承热情。

在结合全区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黔江区把非遗产物作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一项重要产业。市级非遗项目——濯水绿豆粉制作工艺,结合濯水古镇旅游的开发,有20多家用石磨推碾绿豆粉,10余家开绿豆粉馆,产品深受外地游客青睐。组建了以留守妇女为主的高幺妹土家手工刺绣专业合作社,现有1000多名留守妇女掌握了鞋垫刺绣技术,她们绣制的鞋垫远销西班牙、英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帅氏莽哥、小南海后坝山歌、濯水后河戏、南溪号子、土家哭嫁经常在景区演出。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目前,全区已有5000余名农民吃上“非遗饭”。据相关部门统计,黔江区每年接待上千万游客,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收入占了很大的比重。